

書叢導輔學自文作

文體 綜合的研究

著編 蔣祖怡 編主 陸高誼

行印局書界世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文體綜合的研究

實價國幣

外加郵費

編	著	主	發	出	發
者	者	編	行	版	行
蔣	蔣	者	人	者	所
祖	祖	陸	學	世	世
高	高	煜	燧	界	界
怡	怡	暄	懋	書	書
				局	局

主編者言

「文章作法」一類的書，已經出得很多，很多了。所以本叢書的出版，在形式上看，又無非是一種「續貂」。不過，在此物力維艱的時候，倘再要浪費筆墨，浪費紙張，似可不必；其所以再敢「續貂」者，當然還有我們的理由在。

第一，從來沒有人教作文有像這樣的，把同一題目，用數種作法，俾學生得互相對照，大開心竅，以後遇到任何題目，就有方法可以着手；

第二，爲了從來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工作，所以內中的範文，幾乎全是按照學生程度，按照文章種類，由淺入深，實地寫起來的，決沒有像一般文章作法，利用剪刀漿糊，雜湊成書的弊病；

第三，除了前四冊各種基本練習，又有後二冊各種變化活用，這樣，可使學生對於各種寫作技術，得融會貫通，不致拘泥於一二「公式」，有筆法不能開展之苦；

第四，本叢書的原稿，曾經在作者擔任教課的學校中試驗過，學生對於作文一道，就有很顯著的進步。

因爲有這種種的理由，所以儘管文章作法一類的書，已經是「汗牛充棟」，我們還認爲有出版本叢書的必要。而且，爲了有本叢書的出版，其他利用剪刀漿糊之類，不相干的「作法」也許從此可以不必再出下去了。這樣，本叢書的出版，不但不是「浪費」，反而將成爲一種「節約」，也是難說的話。雖如此，我們畢竟是一種嘗試，還希望各方面多多指教，俾本叢書再版時，可以再加增訂，對於學生有更多的貢獻。

其餘所要講的，已大都詳見於編輯凡例，這裏恕不重複了。

作文自學輔導叢書編輯凡例

一、本叢書列舉實例以說明作文之方法，供中學生作文課外閱讀以及自修補習者之用。
二、本叢書前四冊爲一單元，後兩冊爲一單元，前者注重文章結構，後者注重於文體之變化及字句之修飾。書名列舉如下：

(一) 記敘文一題數作法

(二) 描寫文一題數作法

(三) 論說文一題數作法

(四) 抒情文一題數作法

(五) 文體綜合的研究

(六) 作文技巧的研究

三、本叢書之編製方法，與一般文章作法之但舉原理者不同。同一題目，依作者之觀察點，材料之分配，種種不同，規作若干範文，再附說明，俾讀者易於領悟，無好高騖遠之論。

四、本叢書之編製，亦並非如教科書之羅列名著，以供講解。蓋古今名著，均發抒作者一時之感情思想，作法方面，大抵類似。欲遍舉名著以言結構，使學子瞭解各種作法，似覺匪易。編者力避此病，文句不求艱深，結構務使明白完備。

五、本叢書之前四冊，首舉本書教授法與閱讀法，次附述寫作上之要點，再依類爲歸，各列小序，一類之

中，又擬定若干題目，每一題目，作範文若干篇。

六、範文之前均加說明，以作提示，每一題目之後，將上列範文作簡明之表解，俾讀者能澈底明白。

七、每一小類後，附列例題若干，以便讀者擬作。

八、每冊範文文字，由淺入深，文言之成分亦逐漸增加，大約第一、二冊語體文言各半，第三、四冊文言文佔四分之三，語體佔四分之一。

九、學校教師，每於教授學子作文，均感不能得心應手，本叢書編製目的，可以使教師易於着手，而無選擇材料，縷述作文方法之苦。

十、本叢書之編製，經主編人提議，與編寫者費數次之商討而設計如此。區區之意，亦欲有助於初學，願專係創設，望漏未妥之處，誠知難免，教界賢達，如予指正，無不樂承。

文體綜合的研究目錄

第一章	文體之發生演變及其功用	一
第二章	古代文體之分類法	一一
第三章	駢文文體之分類	三二
第四章	古文文體之分類	三〇
第五章	近代文體之分類	四一
第六章	文體與作風	四九
第七章	文體綜合示例	五四
第八章	一體變為十例	七三

第一章 文體之發生演變及其功用

文章是代替語言的工具，所以求它與所表達的意思能夠符合。然而又因人情之複雜，情景之變幻無定，便不得不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適應春秋。

大夫失言則譏之。

因為春秋時代，辭令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士大夫們。漢書中說「登高能賦，可以爲大夫」。左傳國語中所載士大夫出使他國一切酬酢均須辭令。孔子稱鄭子產以言立功，亦即指此。但所謂「言」有得必有失，故大夫如言之不得其體，易爲人所譏笑。如何才能「不失言」，可以「得體」呢？就是環境不同，說話時方式也不相同。曲禮中說

在官言官，在卿言庫，朝言不及犬馬，公庭不及婦女。

這是大概一般的「言體」。能如此，則言可以「得體」了。論語鄉黨篇稱孔子：

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，其在宗廟朝廷，便便言唯謹爾。朝與下大夫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如此，才是「言語」，所以有「體」的原因。文以代言，這也就是「文章」之所以有「體」的原因了。

表達方法雖然千頭萬緒，但要而言之，不外兩端。一是「對己」，二是「對人」。對己者，以爲自己勉勵自己爲主的，那麼有「箴」有「銘」以記事情忘爲主的，則有「記」之類；對人者，以勸喻某種學說的，則有論辯之文；以說明某件現象的，則有說明之文；記人之事，則爲傳狀；記遊之事，則爲遊記；與人談說而之文章者，則爲書牘，而在君臣則爲詔令奏議……此兩大端便是各種文體的發生源泉。

文章體裁之分類，頗不一致。因爲視點不同，因而所分自異。今舉重要的幾種分類法列舉於後。

- (1) 依對象之作用而分——如騷賦詩、頌贊、祝盟等等。
- (2) 依時代的不同而分——如建安體、黃初體、正始體、太康體等。
- (3) 依文章作法而分——如記敘、描寫、議論、抒情等。
- (4) 依與語言之關係而分——如語錄體、文言體、四六體等。
- (5) 依聲律形式而分——如詩、散文、駢文等。
- (6) 依體性而分——如簡約、繁豐、剛健、柔婉、平淡等。
- (7) 依風趣而分——如諷刺、幽默等。
- (8) 依作者而分——如蘇李體、曹劉體、元白體、韓柳體等。

我國如駢文、文體的大都均依對象的不同而分而所分的種種繁簡各各不同。但是這一章上所說的文體指詩文、散文、駢文、語體四者而言，其依時代之先後，一一論到它底演變盛衰之跡。至於其他分類之得失，略

而不論。

韵文的起源很早，大約人類未有文字之先，已有詩歌了。因此古代的詩歌，很多有傳留下來。詩經是一部可靠的最早之詩的總集。這裏面均是古代的民歌。所以在五經之中，韵文已自成一巨流。詩經之後，又有楚辭，楚辭是南方的有地方性的韵文，所以有特種的句調，有特殊的聲音。楚詞之流，一變爲漢代之賦，一變爲漢代之樂府詩。史記屈原列傳：

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，皆好「辭」而以「賦」見稱。

所以「辭」與「賦」實同出一源。又漢代最早之樂府爲劉邦的大風歌：

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

完全是楚調。所以樂府與楚詞也是不無關係的。文心雕龍除辭賦之外，尚有辨騷。文選也列立「騷」目，這實在是錯誤的。

漢代之賦最爲盛行。漢書藝文志分作四類，1.爲屈原賦，乃言情之賦。2.有荀卿賦，乃效物之賦。3.陸賈賦，乃議論之賦。4.雜賦，如今七言雜字之類，此實在是樂府之餘型。而有漢一代之除散文外，賦的數目，當佔首位。樂府的起來，是由於政府的力量。大概武帝要想使詩經太史陳詩的故事而收集雜府的，所以其中有「趙代秦楚之謳。」但是後來卻變成完全宗廟的東西，到六朝才漸漸盛行民間的樂府，到了唐代樂府已不能歌，文人學士均已用絕，何代樂府來作歌辭了。

宋代郭茂倩的樂府詩集，集樂府詩之大成，但其中一部分，已變成唐代近體了。唐代以後雖有新樂府的倡製，但是因爲不合樂的關係，終於因此而沒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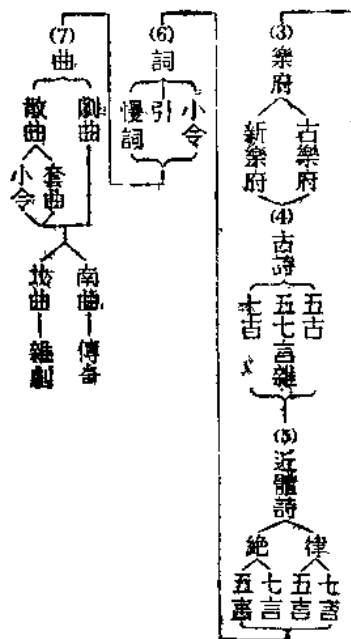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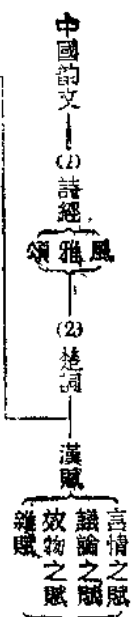
漢代與樂府分道揚鑣而不合處的還有一種古詩。古詩有五言七言之分，但均在樂府之後，起於東漢之季，以後五言古詩，又在詩文中成爲一種立的系統。

齊梁之間音韻之說起，於是古詩加了音律，字句也整齊起來，於是至唐初而有近體。近體之中有五七言之分，又有律詩與絕句之別，因此詩的一類中文體又增多了不少。

唐代中，因爲外國樂器的輸入，又因爲雜句字數多少一定，不易歌唱，又因民間詩歌的關係，而有「詞」的體裁。「詞」字的本義，實指曲調而言，後人定爲文體之專稱。唐與五代只有「小令」，以後漸發展而成「引」，至宋代更長而有所謂「慢調」。

宋元之間，又因樂器之變，而與戲劇相合，於是有了「元曲」之名。元曲本是戲劇，但亦可取以清唱，於是又有套曲小令之名，與劇曲對稱，曰散曲。

以上是我國韻文一體流變的大概情形，爲明白起見，立一簡單的表格於后：



再說散文的文體之演變

漢代散文受了賦的影響，有以華藻爲工者。所以西漢之時已有「駢文」的原始形態。如鄒陽上書吳王書：「驚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」獄中上書：「甲名勝母，曾子不入。」邑號朝歌，墨子回車。王褒聖主得賢臣頌：「故服絲絡之涼者，不苦盛暑之鬱煥；襲狐裘之煖者，不憂至寒之淒愴。」劉向上災異封事：「夫執狐疑之心者，來讒賊之口，持不斷之意者，開羣枉之門。」

揚雄有「連珠」之作，而「連珠」後世駢文家均認為乃是駢體之一。此時即作漢書的班固，亦擅駢文。李中書論它底典引云：

裁密思隱，遂爲駢體科律。

此外如張衡蔡邕均是駢體作者。此時之所謂駢者，不過字句較爲整齊。其發生與「賦體」很有關係。魏晉兩代之駢文，已漸趨成立。曹氏三祖之文，皆有駢文氣息，所以他們底文章中以四字句爲多。駢文之發展，魏代已奠定了基石，晉宋乃始綺麗。文心雕龍時序篇云：

逮晉宣始基，景文克構，並跡沈儒雅，而務深方構。至武帝惟新，承平受命，而膠序篇章，弗簡皇慮。降及懷愍，綴旒而已。然晉雖不文，人才實盛……自宋武愛文，文帝彬雅，秉文之德，孝武多才，英采雲構。自明帝以下，文理替矣。爾其縉紳之林，雲蔚而鍾起；王袁聯宗而就章，顏謝重奏以風采，何范張沈之徒，亦不可勝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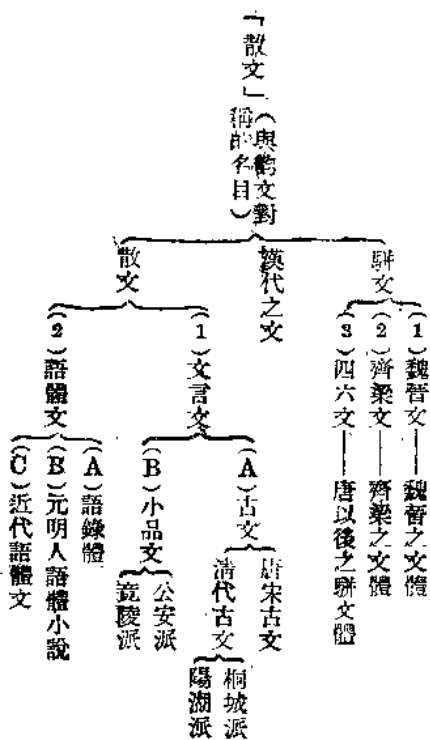
自東漢至宋，有所謂「文」「筆」之分，劉勰稱「有韻者爲文，無韻者爲筆」，是實「駢」「散」分流之原始。至齊梁沈約等有「四聲」之說起，於是文章除字句整齊外，尚須加音律的拘束，而駢文於是成立了。從魏晉至唐初是駢文盛行的時期，其中雖然如李密陳情表，陶潛桃花源記，諸葛亮出師表，均爲散文。但是作者很少，同時雖然有人向駢文下攻擊令，而結果也是徒然。一直到韓愈柳宗元承以前主散文的議論而發揚之，到唐代中葉才壓到駢文，而作散文之復古運動，力追漢代之散文體，所以韓愈竭力推崇司馬遷，而終不及班固因爲班氏之文，近於駢體的緣故。

自此以後，散文之中，又有「古文」之名，與「駢文」相對。但唐宋李商隱有樊南四六，使駢文的式，成爲四字句與六字句交替的定型，於是駢文除「魏晉文」、「齊梁文」之外，又有了「四六文」之目。宋代官府沿用四六，而民間則盛行散文，這兩者雖然對立，但散文之力終超過於駢文之上。唐代除散文駢文外，尚有一種特異的文體，爲佛教徒說法之文，爲「語錄體」，如清參禪語錄；因此宋代理學家也沿用這種文體來說理。他們底理由是「工文則害道」，所以用口語來寫文章。同時宋代因爲神宗喜歡聽故事，羣臣日進一故事，民間亦有話本講史之書，均是照口頭語實錄的文章。於是這時候，有了另一種與口語相合的「語錄」。凡是理學家均用之，這文體一直隱隱獨立着。元代有以「虎兒」紀年，皇帝詔令，也均是用口語及蒙古語寫成，元曲及元人小說中，都加入了當時俗語，於是語體文在元代以後，成爲一大宗，簡直與駢文並立爲三了。

明代所謂「古文」，一味擬古，失卻了作者的個性，亦步亦趨，惟古是向，於是有袁宏道、鍾惺等人出而反對，有小品文之目，專去陳言，我寫我口。當時潯陽袁氏一派曰公安派，鍾氏一派曰竟陵派，雖然是散文中的一個小小支流，但是它底力量卻是很大的。

到了清代，方苞揭櫫「古文義法」之說，劉大槐、姚鼐繼之，三人均是安徽桐城人，於是古文之中，又有「桐城派」之名。同時陽湖、惺敬先學駢文，後學古文，時人有「陽湖派」之名。古文之中，又分出了這兩派來。

以上是駢散文分合源流的大概情形，再作一簡表來說明它們：



文體除了「韻文」「散文」之分外，尚有另一種分法，即是「小說」「戲劇」「詩歌」。元明之後，我國詩歌與戲劇已合流為一了，小說之中分別較多。魏晉之際以「筆記小說」為多。唐代的小說則稱之為「傳奇」；元明小說又有「章回小說」之名。近代則稱為「短篇」或「長篇」。「詩歌」一類，實即上文所說的韻文，現在也不必多舉例詳說了。

「韻文」「散文」兩大主流，(合散文中之駢散，當為三支，如合語體，那是四支了。)佔了我國文學

史整個的篇幅。能了解每一時代文體盛衰之跡，及其起源流變之情形，則我國文學大概的情形自可瞭如指掌。

這問題便牽涉到「文體」的功用了。文體的功用，一點如上面所說，可以了解各種文章興衰流變的原則，其他尚有兩種很大的用處：

(1) 可以幫助作文——古人有言：「作文必先定體。」我們在着手做文章的時候，先得問問自己，這篇文章，做給誰讀的？為什麼而作的？目的在那裏？這三問題，均牽涉於文體。蘇洵以書札作議論，杜牧以記載爲騷賦，後人均斥其不得體，文不得體，即使工整，也失卻了它底功用了。文心雕龍定勢篇：

括囊雜體，功在詮別，宮商朱紫，隨勢各配。章表奏議，則準的乎典雅，賦頌歌詩，則羽儀乎清麗。符檄書移，則楷式於明斷，史論序注，則師範於嚴整。箴銘碑誌，則體制於弘深；連珠七辭，則從事於巧麗。——此循體而成勢，略變而立功者也。

又云：

情致異區，文變殊術，莫不因情立體，即體成勢。

即是說作文必先明體裁，體裁不明，雖巧無功。這是辨文體有關於寫作的例。

(2) 可以幫助國文教學——古代文章，浩如烟海，如果不以一原則去準繩，則研究時便無從着手。而研究之初步，必定先歸納文體，則文體之分類自可幫助國文教學，較之玄談空說，收效爲多。而言之亦易具體。但古代分類方法，是否確當，則全在於教者自己的研究判斷了。

因此研究文體，實爲作文上之要務。但是所謂文體之分類，也並非一成不變，知道它們底分類並且還應知道它們綜合與變化。這一冊書中便是重在其「變化」與「綜合」的一部份的。